

一篇内参改变专机乘坐的规则(上) ◆徐天

“你能把这个事件报告中央吗”

1978年5月中旬,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完国外分社会议后,丁永宁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。

当时,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,共处一座大院里。分社成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吃住都在一起。

“老丁,你可回来了!”丁永宁正在倒时差,几名平素和她走得较近的使馆工作人员,急急上门探访。

“中国女篮离我们这里转机回国,因为机票不够,让你们搭乘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去。没想到,从专机上被赶了下来!”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,使馆的人说起来仍然掩不住气愤。“你能写个稿子,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吗?”

丁永宁感到,如实地向中央反映这起严重脱离群众并在群众中引起公愤的事件,她责无旁贷。她决定采访亲历者,将此事还原出来。

丁永宁平日和使馆二把手、政务参赞陆济新关系很好,此事也由他经手,因此她首先采访了陆济新。

陆济新向她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,同时告诉她,更多的细节需向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了解。因此,丁永宁又找到了李欣民。

时年33岁的李欣民,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,1975年起任办事处翻译,也负责处理相关的民航业务。女篮乘机回国的事宜,全由他经手。听说丁永宁要采访此事,同感气愤的李欣民将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他知道,让女篮下飞机的命令有可能来自国家领导人本人,但他觉得,这一事情影响到

1978年,中国到罗马尼亚访问的中央、地方代表团络绎不绝。这年末,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丁永宁,成为这些代表团来此地时一定要看的一处“风景”。

“原来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啊,真大胆!”知情者纷纷向这个49岁的女记者报告国内的消息:“我们去开省人大会议,听说一位中央领导因你的文章作了检讨。”“听说以后中央领导

了国家形象,他必须把它说出来。

35年后,李欣民在北京房山区的家中,捧着一沓当年在罗的工作记录,对记者重新回忆了这段往事。

协调女篮坐专机

事情发生在1978年4月20日。

这一天,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查看次日班机的乘客名单,发现该航班座位全部订满,尚有十多人在候补的名单之中。

当时,中国民航还没有直飞西欧的航班。因罗马尼亚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较多,布加勒斯特便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、拉美、中东、非洲等地的中转站。

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,每周有两趟民航班机,一趟由中国运营,一趟由罗马尼亚运营。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,大家都首选中国民航的。因为一周只有一趟,飞机常常爆满。

安排不下的乘客,只能等待下一班航班,使馆院内的招待所经常人满为患,往往要花外汇去外面住旅馆,且一住一个星期。或者等不及,只能乘坐罗航班,也需要花外汇。

而且,这一天等候乘机的乘客中,还包括一个由副部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,途经罗马尼亚,急于回国。

恰在此时,民航办事处收到了总局的通知:一位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结束在罗的访问,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回国,要他们做好专机的各项保障工作。

李欣民告诉记者,当年国家大飞机少,专机都是从民航班机里抽调的。当时想,这架飞机能坐150人,而代表团也就一二十人,如能安排一部分没有座位的旅客搭乘专机回国,既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,又能给国家节约外汇,岂不是两全其美?

李欣民将此想法汇报给了大使馆领导。政务参赞陆济新听说后,立刻表示赞同。

不一会儿,陆济新告诉李欣民,他已与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、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商量了,魏表示同意,但建议最好不要安排散客,而是安排一个团体,便于安全管理。

李欣民查看手头的乘客名单,发现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团体——国家女子篮球队。女篮是去拉美访问比赛的,出国前已经订妥了从布加勒斯特转机回国的航班座位。这是一个20人的团体,人数合适,也不包含其他闲杂人员。

李欣民找到女篮的领队,希望他们改搭专机回国,将民航班机的票让

给其他散客。对方表示服从安排。

李欣民此后通知了专机机长,机长没有异议,但提出应该取得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同意。

这是因为,一来,过边防的时候,边防人员一眼可看出,原本十余人的代表团忽然多出了20人,不好解释;二来,原本这多出来的二十来人,是有可能乘坐下一班由罗运营的班机的,牵扯到了业务权的同意。

李欣民找到罗航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,撒了一个小谎,说女篮要去新疆乌鲁木齐比赛,而副总理的专机正好会经停乌鲁木齐。对方很友好,听后一口答应。

至此,各方面都已经协调完毕。时任国家女篮队长宋晓波告诉记者,她们得知要坐领导人的专机回国,下午等待的时候一直都很兴奋。

女篮被赶下飞机

4月20日晚,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使馆举行告别宴会,答谢罗党政领导人的盛情款待。

与此同时,女篮的20人办妥了出境手续,在候机室等候。行李全部经过了仔细检查,由专人集中看管。

当晚8点,代表团主管礼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到

机场,通知女篮:为了安全,专机只能上人,不能带行李。

因为行李和人分开后有可能丢失,李欣民立刻联络班机和北京机场方面,最终确定,女篮的行李于第二天搭乘民航班机到达后,将会被集中放置在机场的一个地方,等候领取。

不料此举却引起了罗方面的怀疑和不满。他们提出,女篮比赛所需的运动服等肯定都在行李里,这样分开走,怎么比?到底还比不比?李欣民不得不找理由加以解释。

同时,女篮被告知,必须在代表团抵达机场前,提前上飞机等候,以免对礼宾仪式造成影响。晚上9点多,女篮成员上了专机,坐在机尾。此时,距离专机起飞,仅半小时了。

就在这时,代表团工作人员、中办警卫局副局长马炳信和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上飞机,要求女篮立即下机。马炳信问道:“怎么回事?谁同意你们上飞机的?”

女篮众人面面相觑。李欣民慌忙解释,此事已跟魏玉明副部长协商过,使馆的陆参赞也知晓并赞同。但对方坚持:“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,让他们赶紧下去!”

李欣民不满地呵道:“一会儿同意,一会儿不同意,考虑不考虑对外影响?又怎么向罗马尼亚的同志解释?”

回忆起当时,李欣民说自己“气不打一处来”:“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忙了半天的工作都否定了。他真是不知我之而是怎么处理。跟罗方,瞎话也编了,出境章也盖了,就这么退回去,大使馆的面子往哪里放?”

双方起了争执,李欣民坚持让女篮留在专机上。对方也甩出了狠话:“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障吗?女篮乘专机,首长就只好改乘班机了。”

与邬达克同时代

王唯铭



声色地支撑着这个皇宫般的大空间。

现在让我们来叙述,关于这幢建筑还有许多神奇的说法,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它八角形门厅上的所谓“世纪壁画”。壁画共有8幅,每幅宽为4.3米,高为2.4米,画面上的内容分别是汇丰银行在上海、香港、伦敦、巴黎、纽约、东京、曼谷、加尔各答等8个城市的分行建筑,以及所在城市的宏大背景。此外,在那高高的穹顶上,又有艳丽而又斑斓的大型镶嵌画,内容取自古希腊神话,画面上有伟大的太阳神、月亮神,以及让万物生长的谷物神。1923年,来自意大利的工匠们制作了这组壁画加上穹顶上的镶嵌画,它们构图严谨,造型优美,色彩逼人,栩栩如生,让任何一个目睹此画此景的人,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审美激动。

1949年以后,汇丰银行从这幢大楼消逝,1956年5月1日,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办公地点由江西中路215号迁到这里。随后,大楼进行了将近三年的修缮和改建,其中拆除了前后两个大厅曾经的营业柜台,根据有关方面的建议,大楼必须去除曾经的“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的残骸”,这样,八角形门厅上方的八幅马赛克镶嵌而成的壁画以及穹顶上的天顶画,显然都在劫难逃,当时,有人毫不含糊地认为这些东西必须全部敲掉。对世纪壁画来说,幸运的是在1956年,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陈植院长发表了她的观点:将涂料覆盖壁画恐怕比敲掉来得更好;还有更大的幸运,有关方面同意了陈植的观点,批准用涂料将八角形门厅上的壁画全部遮蔽。这样,这些壁画不仅躲过了当时被敲掉的命运,同样也躲过了10年后那场更加狂热的政治动乱。随后是1997年5月的某日,在场的人们不会忘却自己激荡的感受。当世纪壁画通过上海建筑装饰集团的技师用特殊的清洗剂清洗了40个工作日,它们原来的面貌终于从1956年的那次遮蔽中再次呈现了出来,观看者都被壁画上的奇异、美丽所打动,他们长久地说不出话来,是被彻底地击中了心灵。

壁画间还有一行英文,意思是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,传递着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信息。

34.石库门情结

惊蛰过后,天渐渐暖和起来,虽然西北风还时而耍弄余威,但东南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柔弱无力,好似得到某种天上的令牌,气血旺盛地竭力抗争,带着温润之气抚爱着大地。原先光秃秃的柳树,硬生生地爆芽了;小鸟也开始喧闹起来,唧唧喳喳地在工地脚手架上休憩。

石库门改造工程,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,内部设施的安装,外部环境的改造,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工地虽然还未撤去脚手架,但围在外面的防尘布已经全部除掉,显露出石库门区域经过修整的新貌。楼顶上全部更换了黑色鱼鳞瓦,质地厚实、色泽均匀;外墙的砖与砖之间的缝隙,都用优质白色涂料重新涂抹,红白相间,整齐美观;所有的门窗,更换了仿真木料颜色的铝合金窗;并且装配了双层玻璃,起到保温与隔音的作用。简而言之,这里的石库门风貌依旧、材质更新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,石库门酒店的软硬装潢、家具设备、数字通信以及人员招聘培训都已就绪。从四月初试运行以来,每天入住率均达80%以上,为五月正式开始营业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外围人口处两栋房子,也按照预先的设想,开始进行低价招租,吸引了部分原住户和有意愿的老市民,一些手工艺品的个体户、民间艺人也纷纷抢先入住,对营造一种四十年代东海石库门的风情,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在区政府的大力统筹与支持下,外圈街道复原的工作也已经完成,酒馆、书场、茶舍、戏院、餐厅开始营业,弹子房、咖啡厅等也即将开张,呈现出浓厚的市井氛围。每天总有许多市民结伴前来游玩,连市郊的村民、外地的游客也纷纷前来凑热闹。在这里人们能寻觅流逝的时光,感受东海地缘的文化,为精神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。

特色酒店开始试运行,亟须提升华贵大酒店整体的服务水平。海潮集团任命乔雅为酒店副总经理,主管石库门酒店的工作;葛瑞瑞接替乔雅的职务,担任总经理助理,同时任命韩根宝为保卫部经理;新建营销信息部,负责客房推介和管理石库门网站;考虑到酒店

的整体规划,撤销小商场的承包合同,改由酒店自主经营,正式聘用宋春花担任客房部副经理。

石库门酒店的营业,也宣告周松明负责的这项工作结束,现在他已去集团总部办公了。这天起床以后,他准备好早点,就对正在卫生间梳洗的乔雅说:“小雅,你得抓紧时间,快吃早点,今天我还是先送你去酒店。当领导了,可不能迟到呀。”

“知道了,你急,你就先走好了……”乔雅回答。

“你呀,石库门酒店生意一好,你就笃定啦……乔总,其实你比我还放松。”

乔雅涂完口红,有点不耐烦地说:“这老腔调又来了……集团大领导,不要忘记,没有我们下面辛辛苦苦产生效益,你们就会吃空屁……”

周松明只得无奈地笑笑,“你辛苦,你厉害……好吗?快吃吧!”

“我带牛奶、面包,在车上吃……这样就变成我等你了。”乔雅说完抢先离家。

周松明和乔雅这对新婚伴侣,发扬改革开放的精神,坚持利国利民的信心,殚精竭虑保护民族遗产,扭转建筑工程突击上马的惯性,为改建石库门酒店奉献了心血和力量。石库门特色酒店的创立,击退了城市建设中一股盲目立项的风潮,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,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,是献给城市发展一份厚重的礼物,也是对两人婚姻的一种美好的祝福。

石库门酒店的开张,给了黄玄兴一记响亮的耳光……他十分委屈地调任东区一家大酒店工作,过了半年离开了海潮集团,跳槽进入一家民营企业。一年后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,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。

周松明牵着石库门酒店开业的春风,又与韩根宝一起对另一块石库门区域进行规划和改造,把它打造成大型的文化娱乐广场,为东海市增添一处闪光的亮点。两年后他进入姐夫的阳光集团,担任CEO,通过异地资产置换,最后把华贵大酒店纳入集团旗下。

明起连载《养女》

范潮龙

石库门酒店